

I333.73/1

象 馆 和 战 象

武 雄 著

越南外文出版社

1976·河内

象 信 和 战 象

武雄著



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

越华印刷厂印刷



一九七六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七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原
書
缺
頁

献给布逊和长山
的大象运输队。

代 序

长山之夜寒风刺骨，天空明朗，布满绿星。星光闪烁着古树下的屋子。

我们排夜宿在一座修长的高脚屋里。屋主人已经进里屋休息，外面只剩下先来的还坐在塘灶旁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。

我收拾好睡处之后，走到灶旁同他们坐在一起。突然，听到屋脚下有吼叫声。这吼声有如铜锣响，低沉而回荡。接着是当当唧唧的铁链声和许多应答的声音。

我吓了一跳。坐在我身旁的小孩笑着说：

“是我的大象在吼叫！”

“它干吗要吼叫？”

“它唤群和要出去淋雨。天快下雨了。”男人慢条斯理地回答。

我惊奇地看着回话的人。他是个中年人，断了一只

手，方脸，胡子拉碴，肤色深棕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火光。

“你是象信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！”

“小孩呢？”

“他是我的儿子，也是我管象的助手。”

我望着门外一片明净的天空：“满天星星！”

“可是一会儿就要下雨。大象从来不会错的。”

接着象信解释道：

“它们生下来就习惯在雨后去找树芽吃。这是森林野兽的规律。”

小孩站起来，抱一大把玉米杆扔到屋下，亲昵地向大象说：

“吃了好好睡觉吧！明天的路程还远呢！”

半小时后，天起风，乌云滚滚，遮住了天空。电光闪闪，照亮了各道门框。

大象又吼叫起来。雨下了。一阵一阵的雨水，哗哗地倾泻在屋顶上。

我啧啧称赞：“啊！大象真行！”

象信流露着自豪的神色，缓慢地说：

“对，它很聪明。你刚来不知道，来往多的人都知道它。它已经参加两次抗战，并且立了许多战功。”

“你给我们讲讲它的故事吧！”我提议。

象信点头，把几根大柴头塞进灶里。火焰旺盛。我们全排都来围坐在他父子的身旁听他讲故事。

一九四二年夏的一天。

阳光炎热，林子里没有一点风，树木一动不动。空气闷热难受。

越到下午太阳越火辣，谁也不敢上坡地去干活。屋下，鸡群大张着嘴站在石臼和门槛上。几只狗也伸长舌头，闭着眼，直挺挺地趴在地上，头放在两只前腿上。

卡族①老人伦大爷坐在屋里，一会儿看看天空，一会儿又看看躺在地下的狗。银白的眉头紧皱着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天这样闷热，可要刮大风啦！”

这时拴在象场短木桩上的大象，疲倦地晃着身子，不时翘起鼻子吸空气，一只眼一只眼吼叫起来。

老人又嘟囔道：“大象吼叫，天要下大雨哪！”

说着，老人站起来取下插在竹竿上的牧杖，走到梯口大声喊道：“迪克！迪克！”



① 卡族係包括云僑族、蘇族、斯克族等等，居住在（廣）平（廣）治（承）天地區長山一帶。

从村旁的林子里响起回答声。老人举起牧杖，朝着回答声的方向又喊道：

“迪克，快回来呀！”

树林里跑出一个赤着胳膊的小孩，皮肤溜黑，腰系箭筒，手提弩。他惋惜地回过头去，望着他和伙伴斯龙花了半天功夫监视的一窝松鼠，说：“斯龙，我回去啦！”

一张棕色脸蛋从树丛后探出：

“小声点，迪克！你这样大喊大叫，松鼠就不敢回来啦！”

“爷爷叫，我回去了！”

“去吧！等会儿抓到了我给你一只，下午煮汤吃！”

迪克笑着摇摇头，露出整齐雪白的两排牙齿：

“我不煮汤，我夹袖子叶烧给我伦爷下酒。”他眨巴着眼睛，向伙伴点点头，然后跑回家。他面孔通红，汗水淋漓，轻快地跑上光滑的铁木梯子。伦大爷接过迪克解下的箭筒和弩，把牧杖递给他：

“快把里克当赶回来！”

“不让它淋雨吗？”

“不！今晚刮大风！”

象个真正的象倌，迪克拿着牧杖，一步跳两级梯下了地，一口气跑到象场，俐落地解开里克当。这只老象低下头，高兴地用柔软的鼻子吸吸迪克红通通的脸蛋，用又弯又尖的牙亲昵地轻轻磨擦在他的肋间，然后用鼻子拦腰卷起迪克，放到平板板的背上。

迪克叉开腿，用牧杖柄敲了敲里克当的脖颈，学着

大人的腔调，神气地下令：

“贝！贝！”①

里克当慢慢走回家，唧唧当当地拖着铁链。

各户人家也陆续把象赶回家。顿时，整个达堪村热闹起来。迎雨的象吼声震撼四方，孩子们张开臂膀，欢叫着迎风奔跑。刮风了，风越吹越猛，吹散了象场上的堆堆干草，吹散了天空的群群飞鸟。天空黑沉沉，乌云滚滚，电光闪闪。人们刚跑到家，雨就象瀑布似的倾泻下来，打在竹屋顶上。风吹得树木摇摆，萧萧索索。伦大爷家的铁木柱高脚屋，在一阵阵强风中咯吱咯吱响。

伦大爷把灶火加大。跳跃的火焰使他们爷孙俩在竹壁上的身影晃动。

山顶上突然响起一声巨雷。听起来就象在屋顶上爆炸，接着是隆隆的倒塌声。

“山崩啦！”伦大爷对迪克说。

爷孙俩倾耳静听。山崩地裂的响声，夹杂着树木咔嚓咔嚓的折断声和野兽的惊叫声。

“山崩啦！”伦大爷在山林神秘的威力面前恐惧地重复道。

爷孙俩走到竹竿前往外看。随着一道蓝色的闪光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。他们借着电光，看见半山腰上刚

① 老挝话意为走！走！长山一带象馆都用老挝话使唤象。原因是象一般是向老挝人买来的。以后成为习惯，猎到的野象也都用老挝话起名和使唤。

出现一条大路，巨石、树木沿着这条路翻滚，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。

在这杂乱的响声中，迪克好象听出一群野象的惊叫声。

“爷爷！”迪克小声地说，“有野象！”

“嗯！”老人回答着，双耳在倾听：“是野象。”

这些事儿在达堪村经常发生。每当雨季开始，坡地和低处林子里树芽丛生。野象就成群结队地下山，雨下到那里，它们就跟着到那里去找吃的。这已经成为它们世代相传的习惯了。

屋下，里克当用鼻子甩打着竹屋板。在别的人家，象也在焦急地跺脚。突然间，它们一齐吼叫起来，当哪当哪地扯着铁链。

村头的一户人家响起铜锣声，接着许多家的铜锣声在风中回荡。这是达堪村人互相传报附近有野兽的信号。在这暴风骤雨的夜里，全村的人都醒着等待。

野象群越来越近了，人们已听清它们嘶哑和野蛮的吼声。不一会儿，村边响起了它们通通的脚步声，可以隐约看到一只只高大的灰溜溜的大象在奔跑，象巨大的山石在黑夜中翻滚。在象群奔过的路上，树木被撞得哗啦啦地响。它们的脚步声在风声中渐渐远去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爷孙俩才又听到踩在水里的沉重的脚步声，是一只大象正在进村。它不时停下，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晃着鼻子寻路。

伦大爷和迪克看到这只象了。

“失群象！失群象！”

伦大爷高兴地紧紧抓住孙子的肩膀，欢叫起来，然后快如松鼠地来到铜锣跟前。等大象走到象场时，他急促地猛敲一阵。迪克不等爷爷吩咐，便跑去拿犀牛皮绳，把门打开。

粗大的雨点猛打在伦大爷爷孙俩的脸上。迪克跳到地下，解开里克当。伦大爷把牛皮绳扔到里克当背上。牲口连忙跪下。迪克爬到它的背上，叉腿站着，等象站起来时，伦大爷纵身一跳，骑到象颈上，双腿紧夹在象耳后，手执一端有套索的长竿。

这时，各家也响起锣声和解链的当啷声。

里克当冲村口疾跑，雨水淋在它身上，使它更加起劲。它边跑边伸直鼻子去接冰凉的雨点。不多久，它就要追上那只失群象了。失群象感到危险，后腿一瘸一拐地逃跑，也许是被刚才的塌石打伤的。这是一只象娃，个子却跟一只快到干活年龄的公象差不多。当它惊慌地回头看里克当时，迪克见它长着三四寸长的牙，高兴地嚷道：“啊！这只象真漂亮。”

伦大爷猛拍一下里克当的脖子，催它快追。里克当放步直追，转眼间几乎跟失群象平行了。

天空闪起一道电光，伦大爷借着亮光抛出套索套住野象的后腿。

“放绳！放绳！”伦大爷向迪克喊道。

伦大爷翻身跳到地面，迪克连忙把皮绳头甩给爷爷。野象一股劲地向前奔跑，老大爷放开长绳很快地在一棵

大树上绕了几圈。

野象正往前跑，突然被拖住后腿，使皮绳子挣得紧紧的。伦大爷熟练地很快打好了木桩，把绳头拴在桩上，然后爬到里克当的脖颈上。里克当来到野象身边。小野象后退几步，放声唤群，可是它的同群已经无影无踪。里克当前进一步，心疼似地用鼻子在野象的背上轻轻地拍几下表示安慰，然后用头把它顶向一棵大树，又轻捷地用鼻子压住它的鼻子。这时刚好有三四个象倌骑象冒雨赶来协助。大伙围着刚被捕的小野象呼喊、恐吓，同时用几捆绳子把颤抖抖的小野象紧紧绑在树干上。

里克当放开小野象的鼻子，把伦大爷爷孙俩送回家去。回到家，夜已深，山雨渐渐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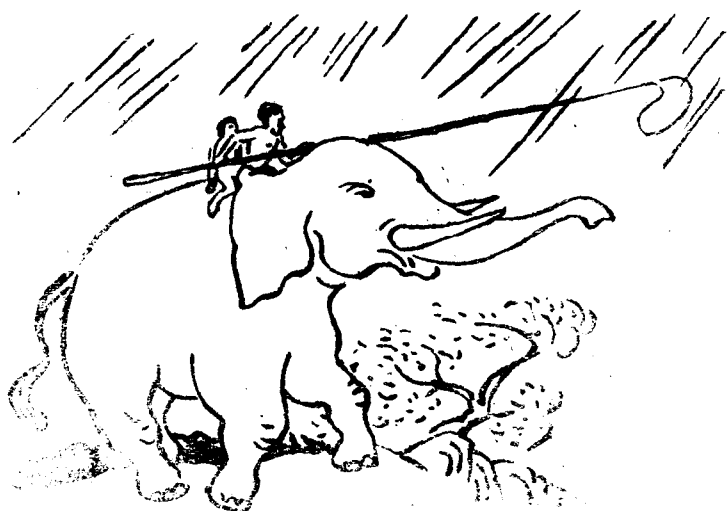
伦大爷把塘火加大，同迪克坐下一起烤火。他老人家卷了一根粗烟，痛痛快快地吸着。

*

伦大爷费尽千辛万苦才弄到一只象。他年轻时，每年都同达堪村的猎手到长山西麓去猎象。每次只能猎到两三只。猎队人数多，猎得的象少，所以年轻人要先让给年纪大的人。这样，七八年后才轮到伦大爷。他分到现在的里克当，这象年龄虽大，但很健壮。

伦大爷分到象后，家境一天天好起来。他和儿子（迪克的父亲）用象去开坡地、拉木头，旱季去做生意，有时运食盐翻山越岭往老挝，有时运杂货到西原地区的山村。

如今，里克当已经衰弱，象伦大爷一样，再不能干



活多久了。

伦大爷的儿子和媳妇在一次瘟疫中相继死去，他们的遗嘱就只有一点：“里克当老了，爷爷一定要想办法给迪克另找一只象。”

在那些难眠的夜里，伦大爷常常想到这件事，并为自已还没有完成对爱孙的责任而感到内疚。他想：要是我死后只给孙子留下一只老象，那么孙子的日子将怎么过？今天可真幸运，暴风雨给我们爷孙俩送来了小野象。今后它将象里克当一样，帮助迪克干活，这样迪克的日子就会好过。伦大爷坐在火塘旁，心里老盼着天亮，好去看看小野象，脑子里盘算着怎样使它很快地驯服。

迪克默默地坐在爷爷身旁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他想：“里克当给爷爷干了多少年的活计，现在老了该让它休息了。再过五六年，爷爷就象巴爷爷放走他的独牙象一样地放它回林^①。而爷爷就带自己去教这小野象干活。”

想到这里，迪克觉得刚才发生的事儿就象一场梦。然而不，外面被绑在树根上的小野象正在阵阵吼叫，迪克越听越高兴。

小象的吼声使迪克想到亲密的伙伴斯龙。斯龙的爹早去世，他家没有象。迪克想：这时，也许他正睡得香，一点也不知道我捕到象吧。要是他知道，肯定会象我一样高兴的。他一定要搂着我说：“你真幸运啊，伙计！”日后我要求爷爷让我和斯龙一起看管小象和教它干活。

屋外。风越来越小，最后停息了。远处间或闪着微弱的电光，传来闷雷声。森林尽头，避风的“鹈鹕”鸟已经报晓。

“鹈鹕”鸟把伦大爷叫醒了。他一醒就亲昵地对迪克说：

“我的小孙子，你知道吗，从前爷爷要辛苦七八年才得到一只象。今天你很快便得到了，就象拾到黄金一样。爷爷要给它取个最美的名字，叫‘坎多’，让你高兴。你同意不同意？”

迪克眨着眼睛望着爷爷：“坎多”意思是捡到的黄金吗？爷爷。”

① 按习惯，象老了，象倌就把象放回林裏，从不殺象。

“是的！怎么样？那不真是黄金吗？”

“黄金！黄金！黄金也不如它宝贵呢！爷爷。这小野象真漂亮，我也不知道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才配得上！”

爷孙俩沉默了。伦大爷想尽可能给小野象另起一个最美的名字。一会儿，迪克突然兴高彩烈地向爷爷说：

“爷爷，好不好叫它暴风？因为它是在昨夜暴风中的来的。”

伦大爷诧异地瞧着孙子，摇摇头说：

“不行！这名字不吉利。”

伦大爷一心希望孙子和小野象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，所以他不赞成暴风这个名字。他相信起的名字怎样，日子就过得那样。他慢条斯理地重复一遍：

“这名字不吉利！”

“为什么不吉利呢？我将带它去开荒、种地，它将象昨夜的暴风一样，拔倒一棵棵的大树。您等着瞧吧！”

迪克一边说一边想象自己骑着已经驯服的小象上山坡。它用鼻子连根拔起一团团的灌木丛，顶翻一棵棵的大树，踏平路上的一切障碍物。骑着它去打猎，迪克再也不怕猛兽蛇蝎了。迪克越想越喜欢他起的名字，再三向爷爷恳求说：

“爷爷，这只小象很有劲啊！它在暴风夜中来到咱们家，我真想给它起名暴风，爷爷就同意吧！”

伦大爷虽不满意这个名字，但他迁就孙子，便说：